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外編

翰林

前言

汪若霖　孫善繼　翁憲祥

李存文

往行

宣德八年　嘉靖十一年　殷文莊

閔如霖　戚賢　薛國觀

經筵日講

前言

解縉　桂彥良　薛瑄

王鏊 二則　湯鼐　管志道

姜士昌　鄒元標　魏應嘉

文震孟

往行

王 華

宮寮

前言

王 鏊　王弘誨　葉向高

張 濤

往行

桂彥良

史局

前言

薛 瑄　葉 盛　何 瑭

儲 巏　韓邦奇　豐 坊

王 鏊 二則　黃省曾 二則　廖道南

王錫爵　卜萬祺　王世貞

張　位　王祖嫡　陳于陛
于愼行　汪若霖　沈昌世
章　懋　薛大中
往行
詹　同　陶　凱　王　洪
周　敘　楊守陳　丘　濬
王一夔　吳希賢　張　治
何喬新　顧　清　董　玘
梁儉庵　陳恭介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翰林

前言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汪若霖疏曰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教習之名碩輩出自後館臣堅踞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淵滕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暱者遂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弁如嬰兒士氣既灰人心滋險邇來宰揆重臣爲皇上用人之大較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竢命有日輔臣朱賡方將煎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毋約毋濫毋執勿狥蓋累朝舊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

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啻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爲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爲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又曰國家旣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賢則今日館翰之 旨[illegible]文

言[illegible]文 編檢即坊局中擾擾濟濟無復着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非所以清儒林重揆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縮於額內者即行議補其議補大約倣推吏部司官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俟某直省有缺就於某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衙門一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選擇精矣臣又聞祖宗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爲提學楊文敏爲太常卿金文靖爲通政使尹文和爲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業赫奕彪爲名臣後進之

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必株守直廬視佔畢爲本業擅慕吏禮據清要爲榮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挨資以原官兼攝各省提學事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歲考者不得躐轉一以網羅眞才一以經歷吏事夫提學淸秩監司不薄亦非輕褻館閣之體何不可行也至於坊局以上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于以裁決案牘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身履目涉者處置條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之理者臣不信也臣覩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以非翰林不得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如聚訟揆有缺文

有缺文職未可以定勳名當事者盡捐曲顧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營求之念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爲留用宜愼也館臣職在筆札三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查丙戌之前閒有請告必係眞病又或以會試榜首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止一人考序已定非有所規避也若近

年考校未幾每卽引疾其強健無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倖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眞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敎習大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然後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爲規避宜禁也

李存文曰國家以菁莪棫樸之化培養多士其爲法也自府州縣衛莫不有學而成均之制則巍然並設于兩都於是天下業于學者業于成均者皆選其才能而歷試以登于天府及至于南宮之試則陶鎔淬礪之者已深其用之當世庶幾矣高皇帝復念天下士株守一經不通於方國家有大典禮大制作恐不足稱任使乃擇進士之傑然者肄業文華堂出中祕之書觀之以成其材而大其用文皇帝逮增定其制取局書庶常吉士之義名焉此其典至爲崇鉅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多士意甚厚又非庠校成均可比也今之吉士則知德有不備或備之而不嘗皆未足云吉也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而究其所使則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考詩書之所言士士之任亦重矣今朝廷之待

諸士不責之以詩書之煩而惟優游經史以求聖賢授受古今治否之故此其意固欲使之上承天子而大惠于庶人諸士可視為希世徼寵之具而不恆其德哉

往行

宣德八年上命內閣禮部選進士及乙榜年少質美者得進士尹昌黃瓚趙智陳雲傅綱黃回六人為庶吉士乙榜龍文章謹李滄梁棃黃平陳韶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柴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佐黃輿李奈王佐鄭觀胡如暘趙衆蔣榮祖二十四人送國子監庶吉士令王直教習賜居第給酒燈油鈔龍文等賜冠帶給訓導俸以待下科會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至十一月復選進士徐珵賴世隆吳節李紹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瑄為庶吉士亦命王直教之

嘉靖十一年改庶吉士已取錢亮許遜閔如霖衛元確段承恩韓昜扈永通呂光洵謝九儀劉光文黃獻可劉士達劉田忠唐閣樸胡守中錢籍

王梅霤禮邊洣李大魁郭希賢矣上閱卷見彌封官姓名疑有私遂報罷後復召呂懷范瑟黃應中秦鳴夏王珩浦應騏游居敬趙汝濂李本趙惟垣何城而錢亮閔如霖衛元確劉思唐閻樸胡守中王梅邊洣李大魁郭希賢仍留

殿文莊公嘗與少保趙文肅公教習庶吉士故事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即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即已不甚數數也公以今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效士不通經博聞而以詞華應世與張空拳何異故日夜程督諸吉士取古人文博麗者命之成誦其評騭文藝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彊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公又深計士習日趨華靡寖失古道與諸吉士約以素樸質直從先進舊軌毋染於俗諸吉士咸遵其旨皆相字不爲別號

閔宗伯如霖嘗掌國學主於嚴身率物不爲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及教庶士嘗曰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子商論國家大故使知輔養所急顧令雕鏤文字相夸示爲工耶故是科最號得人留者皆名

士云

戚都諫賢在刑科日嘉靖辛丑廷試進士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內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見禮兼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上温言勞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緣幸以進者略無顧忌君目擊心痛以爲上之取士儲養以求其是皆所以爲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將出閣宮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庶吉士卽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令下奔競日恣行己有耻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詭時諧俗苞苴不戒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眞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爲之師模言足以啓關鑰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燕貽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主於輔臣而教養屬之館閣皆據資序以遣無所選擇故公疏之

天啓四年五月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是選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閣試之法以選之的爲論寫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之其上者儲爲台輔之器而其次者爲解館而分布用之要于會眞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愼也乃邇來館選則似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博洽便腹也而以書笥收之矣寫字不必其清眞潦草也而以如椽收之矣或稽世族而閥閱之冑據中秘爲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賓緣之輩視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奔謁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厚之室輦金輸璧日奔走而無已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卽稱貸而弗恤彼亦知明旨欲嚴毖恐餽暮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巧彼亦知明旨欲痛革恐曳權門之裾者則實禁其奔趨將明旨自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敝筆禿無益得失之數而王言於赫直弁髦棄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處女將適人宜

白璧視軀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貪淫不飭自壞其眞耶職意此三百
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五方之士習賴以維國家數十年之朝綱
國是行將賴以撑持而鎮定倘于始進之時一開餽營之徑毋論倖得
者乞哀驕人有愧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恥掃地又安望其
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尙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而重
負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減爲四十之數
示愼示公凡以杜倖售而求眞才海內方喁喁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
法一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爲餽送之路不塞而明旨之奉行不嚴則
餽送之路終不破伏乞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
進而觀政以需効用外卽依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
鞍馬略如朝覲禁餽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禮如係鑽
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卽以此時之靜躁註考官
之貞邪庶成旨恪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晚近之
倖竇矣而又鄉評宜採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壤地相接耳目相習某

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梗概如謂鄉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誰爲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爲採訪略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卽以所舉之眞贋爲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又考閱宜嚴也詩字寫不足以盡人而國家旣以此選館士則卽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贍典而自闡者焉而樗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寫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闈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略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僞投矣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謀百鑽而盡于餽之一字舉餽之鬼運神輸屢奉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爲奉行之一言實爲奉行而餽不行而僞進可防眞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蘗之良吏于以清始進而儲相器也豈渺小哉

前言

解縉疏曰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于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輯穢蕪略無可釆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願集一二文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典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音類别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

桂彦良曰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與文敎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者也

薛瑄曰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聽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昔漢光武躬環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呈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宜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尙書春秋諸史及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本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

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旣修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王鏊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爲希闊之典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月不過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治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

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今也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明敏詔告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初每觀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彼祖宗之學如此今皇上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宜於便殿之側復修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皇上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習而不禁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

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
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
不得專美於前矣
王鏊曰至治之隆蓋起于上下之交今日之弊唯間隔爲甚欲通間隔
而嚮交泰不外講學聽政二端國家經筵之設豈不甚盛臨朝聽政尤
上下所以通其情往時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然議者猶曰堂廉
迥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也故欲聯上下之交莫
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
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
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騎諸
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
正冬至受萬國朝賀則御之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內曰太極殿
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臨朝視事蓋古內

朝也宋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正聖節稱賀則
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賢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
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
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六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
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天子正旦冬至大朝賀則皇極門卽
古正朝也華蓋謹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宜於常朝外倣古內朝之意
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轉對諸司有事咨
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進見羣臣凡謝恩辭見
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
燦然畢陳于前卽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
湯鼐曰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
之士敎授皇太子及諸正經史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
顧問攷究古今刮劘治道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一事誠我國家之
令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陛下昔在靑宮已勤講讀今承大寶益務精

專侍從之官旣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錢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
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
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卽御文華旣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
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語日講讀一過隨卽掩卷雖日接見片時輒復
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
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
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陛下講學之勤
莫不交相慶幸咸以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
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按察司副
使鄭紀鳳壽州知州劉槪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
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恕復以
時將盛暑深懼陛下怠心或萌不遵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
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者又
莫不爭相慶幸以爲聖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陛

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爲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萬一窺見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敎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將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知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陛下擢任之隆錫賚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爲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陛下不亦大乎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

費此臣所以盡言爲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陛下初臨大寶
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
務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彌四夷尚未
盡服正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
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
日爲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而答天命之眷顧
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
誠遷善之美眞可比隆湯武匹休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萬曆六年管志道曰惟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
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日與羣臣論
政稍暇卽延儒臣討論經史商榷古今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
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組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
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具文之嘆也試思今日之
經筵文歟實歟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規聖駕聽畢而入未

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皇上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指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爲忠邪政事之孰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皇上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

萬曆十四年姜士昌曰自昔願治之君以至昭代列聖未有不以延訪爲首務者蓋人君深居九重其勢易爲間隔所以明習天下之事外之能兼聽于三公九卿而內之不旁移于左右䙝御特有此也考之昭代嘗有午朝之制矣恐驟復之而過於勞嘗有平臺之召矣恐暫行之而不能久一應章疏宜並加咨詢矣恐泛舉之而不得其要請以日講之時寓召對之意公卿侍從畢侍上前凡朝廷政令羣臣章疏擇其最鉅

最重者一一條析始末辨論是非而從容以俟聖斷行之既久諳練愈深聖心孜孜將有惟日不足者卽午朝之制便殿之對亦在以漸復之而已

鄒元標曰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愼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禮樂兵戎錢穀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商榷許科道官從旁糾止何者陛下所閱諸臣章奏而已其煩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導禨福不事煩文庶政惟和矣今陛下所接諸臣者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悉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任使當矣今之宣上意以達下情者內臣而已過情濫言未眞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明良相與之誠庶幾重光焉嗟夫主不虛貴賢不虛生祖宗朝齋宮延見祕閣臨幸燕閒淸問禁苑陪遊而又廣開其途自宰衡迄疎逖皆被下濟之光蓋賢苟親也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閣者十不進一宣對者渺無聞矣卽復朝講兩途猶恐不足以廣

蒐羅而歟休烈況皆廢閣乎繩祖武以保盛治其在今日矣其在今日矣

泰昌元年刑科魏應嘉疏曰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爲主向懇出閣之期今正横經之會卽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溉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輔臣首爲請行愼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音吐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倣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卽澈古含今敲金戛玉何裨于皇上之始專臣愚謂每當講日願以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剖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聞見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聞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此行之有恆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蠱惑之奸不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

天啓四年修撰文震孟疏曰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官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

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職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默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往行

王冢宰華嘗爲經筵講官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時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爲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食

宮寮

前言

王鏊曰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天下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

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繫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游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書於桓榮及爲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伯芻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敎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長于潛邸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抑隨事諫正游戲翰墨端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

宫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宫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宫僚講讀當依做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并用賓禮參見以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令節則受宫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論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宫儀上以東宫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宫行四拜禮皇太子答拜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于大本堂設答拜

褥位于堂中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王弘誨曰夫展寀之臣難矣然未若輔弼之臣難輔弼天子之臣難矣然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靡不各有受事苟其事之辨即稱其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啓沃非格心可云無曠哉而啓沃躬臨於萬幾之日猶得察於政事之所向以調劑於獻替之間乃當在震之時思養其恭敬溫文於未然而必其踐祚之無闕此其職宜何如辨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能先其未定而孚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發而禁之周武王舉太公周召三大聖人而寄以師保傅之職蓋其愼也我國初東宮官屬兼以勳舊大臣不別設已而釐設詹事府司輔導然宮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繇宮端晉涉公孤蓋使父子君臣相爲一體此其意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既育材詞垣矣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道術可侍儲幄者乃拜蓋自洪武二十五

年迄於今其質行純誠可格儲德者朗心內照可達儲聽者又其次殫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諏者代不乏人國家所爲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雖天實篤生聖哲哉乃輔導得人之效安可誣歟

葉向高曰賈誼有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東宮建官從來遠矣國家稽古定制視昔隆重設詹事府自詹事而下分僚列局悉選詞林英儒畀之授經引義以陶成睿資培翼令德即虎闈未出官不輟置蓋詳哉其慮之矣二百年來碩輔名臣垂勛流耀者多繇歷其中旋躋鼎軸而其稟道毓德纘嗣昌暉出震繼離光垂奕世固躬神聖哉亦擇人輔養有此具也昔三代之隆其光于儲訓也咸寵有元臣愼簡吉士用誠于嗣王毋以匪人參維時百司庶府罔非俊乂乃其故在此天寧逸其躬而尊顯之爲毋亦以百司庶府業一職效一官課功昭昭而畢慮一察耳本本原原宗社生靈之大計于誰之尸能無重也重故難任彼以儲貳之尊當冲幼之年吾欲爲之聳善抑惡明陳其說則或啸而不行抑亦婉約其辭微開其端又恐意之不諭

而其燕居狎處或亦有道淫褻邪以格吾說而就其所易溺何教之能豫彼以爲視膳問安下闕趨廟足盡輔養之道畢吾責哉夫三代之臣所以奉嗣王也毋亦積誠披素孚之冥冥以消其逸心暢吾道德仁義之指以明耀其志使悅于訓典教令朝夕恪共毋即比淫用怠棄其身斯之爲教乃稱難已難故任愈重圖其難以無負其重任是職者可思已

張濤曰宮僚關係不小得人則善匪人可慮昔在世廟選擬失精卒至科臣周玹有言糾非輒聽更定則黃易費寀李廷相等居然在列矣今皇上加意愼揀必無前誤但一朝衍講不過具文而人品不與二三閣部不無獨信而公評未悉況館誼相暱愛昵難化取舍既異觖望易生以愚度之不如集輿論於會推而俾九卿科道僉舉其尤之爲得也

往行

桂公彥良慈溪人元鄉貢士洪武六年以薦爲太子正官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即上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私戒

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

史局

前言

薛瑄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靖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葉盛曰信史古今所難者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則遺漏一也忌諱二也曾南豐曰公以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藉令記之而當時好公者亦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常有之史誠有不足信者矣揭文安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爲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

揭楊二公之心之才而後可臆盡信書不如無書則其言果信矣乎

何瑭曰有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粮日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謹考於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大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方今山陵旣畢政治維新宜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皇上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張弛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卽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旣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僚夫小人畏懼謹飭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財不必授以職守愚謂養

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疎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也

儲巏曰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册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忘況纘萬年之業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宜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

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封識付之謹密之臣
藏諸法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
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今宜遵祖宗之典貽萬世
之謀不可緩也
韓邦奇曰昔者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
刑當時不以爲寃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
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
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册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茲其至矣今觀兩
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能無因其同已而隱其惡者耶能無因其異
已而蔽其善者耶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眞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耶
其無善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顚或背之者耶數者有一焉固也嗶也
奚其辭嗚呼宜矣
豐坊曰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言道而遺於事
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緊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豸十三[illegible]藝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
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讀史史既通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
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
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
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
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
厥職遂廢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
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
寔應奉應劭蔡邕劉璽侯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
彪皇甫謐陸機束晳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
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
爰裴松之裴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瑗
魏收王劭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
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

鄭曄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宋郊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劉攽范祖禹蘇軾張商英林虙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褘陳桱胡粹中梁寅王濬金燫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監戒著幾微誠有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瀏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目記太略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殆乎未之及也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晉董狐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爲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庭君臣言動而書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又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皆實乎分曹之書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是非莫能照其情僞或奪于衆而不得書或迫于勢而不敢書或局于才而不能書故一時名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黄雀曾曰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

有明文 此誠不滿於今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太史矣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而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殽亂眞實嘗覩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奸人一則比以爲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人之沒莫不虛揚其善指空捏怪無有窮極試觀于今之世家人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兇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誌立天下無惡人也十文九誣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爾

愚嘗有志于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爲哉何難爲哉

又曰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實錄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勳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峻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實錄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傳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爲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驥蹟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澌滅焉耳噫造俑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爲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靑簡之名可垂耳今之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蓋生哉爲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

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幷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袒其意縱橫求之寧繁毋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人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偁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爲無衍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爲不可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爲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信書之如寫眞然凡面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爲而不善哉特由作偁之人無其志又無其才且或挾妬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廖道南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官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

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事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神聖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勤删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王錫爵曰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億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卜萬棋曰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遍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祕之不宣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寧不爲誣揑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

下也

王世貞曰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尙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愚欲請內閣諸耆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别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尙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尙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張位曰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修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尙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歷諸書謨烈孔彰允爲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竊見先朝政事不過檃括章疏之存者記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略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脈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纔前徽而光後範也舊

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眞甚亡謂也況不値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玆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爲宜復久矣今聖曆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爲更張別創名位第令見在諸臣日以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爲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略俱候閣裁定藏之秘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儲講論弼直之選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遂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

王祖嫡曰臣竊謂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眞之爲

葬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搉該贍是也曷謂眞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是也我太祖肇建區夏列聖纘承大統駿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婉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愚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受之高廟濟變之微權也鐘簴不移年號頓沒此何說哉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讎胡爲遺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鄒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見秩斯心也堯

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令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察遂謂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可行者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諛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而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眞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

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卽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有爲建文紀元立史者孰如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願莫之議此愚之所未解也愚之疑附錄何也昔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錄又何說哉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焉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卽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卽舉行朕祗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會議以聞嗚呼旣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前後皆拂此其不可一也愚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爲裁抑每竊憤歎纔聞之者

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修己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怪也茲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効之也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為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懷乎悔恨故憲宗之敕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成先志茲錄尚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沒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布粟之譏此其不可三也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眞有勘定之績徒以惶惶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為重也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偽附偏閏附夷狄附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外以景泰之事而參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

此亦愚之所未解也愚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內一款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將用之之語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卹錄大哉王言而太祖高皇帝之嫡孫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今上之心未安太祖之心未安恐成祖之心亦有未安者矣若夫景泰實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雖於革除事體稍有同異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時也

萬曆二十一年禮部尚書陳于陛疏曰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船車雲雨載主德恢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來垂

法著誠即上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羅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
昭代之史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榘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率爲彝
憲所關繫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册牘未備於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
非職禁近司筆橐者之責哉愚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
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
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
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
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注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歷
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
如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本國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
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
十者是已此外又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
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二十
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延英

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論議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略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刱特起之難何者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尙方播在寰寓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滋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略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琬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即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記琬琰錄今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采摭於郡國志即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檃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略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眞千載一時也愚又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歸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纘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愼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賫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册府麟臺

之上未得盡觀杜撰所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闚蠡測之談未可徵信
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
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祇繹舊章宮
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
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一夜欲
亟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孰究一事之初終尤
若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
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輔導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
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
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邈板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
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摩之責缺略牴牾秉筆安據此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
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脊人私騁胸臆覽之
者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

日不爽方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篤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斂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遵藏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期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輿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分爲四十類自敬天以至鑒

夷名曰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剏起者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纘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眞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證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

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国家大事文書悉行取貯以備異日纂
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
又擬国史藏在禁閟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
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
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国家大政正當
使臣工察究熟習毋須藏祕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
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
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
六經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
方今册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者先臣何瑭
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
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
可効勞者猶可諉也仍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臣
竊抱區區忠懇冒昧以聞伏望皇上幸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

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于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于慎行曰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爲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彼匹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載筆記言在言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言之則君父也第敢據事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魏崔浩之死宜也古之爲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人爲信史者至春秋而極周公爲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魯史舊文爲其君諱世不以爲諛也奈何賣直揚惡以博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市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

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未為多違允之見亦挾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人子為其父母雖韋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為之志傳以永其名豈有播其君父之惡以示天下而以為直筆是攘羊為董狐也曰如此則善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襃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典太史其為史記猶藏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耶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右給事中汪若霖疏曰祖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有修撰編檢諸臣史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寖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繕報章甚乃劇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制海宇傳宣反借資於他書之管蠡取信於野史之雌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私藏猶干國憲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陛疏修正史條畫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陛既沒同列惜成遂使九重懿舉委

於半塗列聖芳猷厄其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槀餘尚可搜尋一代綱羅寧終漫漶如以專難究竟則晉室王導猶掇史於偏安籍曰議論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抉微於大漢維今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行修舉重開石室再集蘭臺首編年月昔之體次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夫冗銜可減公餼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又曰史者皇王之脈絡邦國之典刑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每奉之爲蓍鑑故曰有國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祖宗精意旣有推求理亂大綱卽堪印證況今流俗敗壞淸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爲千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廉恥於旣滅蓋域中有三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所以汙隆帝王之要務也

沈昌世曰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

雖無左氏作傳其書亦不至於晦漏而難讀也遷固之書可以拍肩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陽綱目足以步麟經之後塵然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綱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中皆冬十月日食今綱目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緝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繫之歲末耳至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則綱目雖不可悉指爲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爲未脫稿之書要與同志共訂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爲之考證而目中之當刪緝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幾半於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削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七卷蓋近則聞見多而事詳遠則紀傳寡而事簡理固然也今日史冊非一人所集紀籍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煩謂非史筆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爲新

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煩省論史爲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省而事則鬱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煩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蹄逸犬之文可見雖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中庸所謂簡而文者皆可借爲作史之案者也古之勝今於斯一驗

成化二年章懋疏曰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本心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

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

天啓二年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國有與立必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衮鉞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皇上解服之初重崇儒賢横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先朝美政加意實錄木天弘開羣賢萃止較讎編摩各有優長其間揚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謨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編不厭富耳目聞見之閱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筆勤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旣眊董狐決策于志違卽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川徧遊之餘商古榷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司馬通鑑纂之宦成紫陽綱目删于學老卽我朝

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千古夫孰非篤任者舊發抒積學之明効太驗哉今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宰職虛己日開東閣凡講幄勞臣爲公論共推在廷業旁搜類舉野無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楨者久稽啓事非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楨一生著書奕業清芬東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蠹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訓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乍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决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交章論薦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帙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爲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黨卓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短取長從古如此而況完名完學如李維楨者可不亟爲起用俾操直筆于秘館哉又有刑部主事周獻臣學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楨結契論文雅稱金蘭

所當如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參佐載紀者也外此如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職既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收薰蕕以濫奏瀆伏祈皇上念史典綦重史才綦難敕下閣部將李維禎周獻臣即時特起俾預纂修之列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愆青史永賴而我皇上愼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往行

詹同字同文新安人元舉茂才事僞漢爲翰林學士高皇帝下武昌授國子博士歷官翰林學士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祕府資覽閱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後失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吳元年上諭公等曰國史貴直筆是非善惡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事

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勿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後公爲吏部尚書日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安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命公同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之金匱副在祕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祭酒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櫃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王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進士年十八初授行人

擢給事中轉檢討歷侍講禮部主事卒爲侍講日兼副總裁修史時秉筆者位出先生右每事任決取舍衆莫敢逆唯先生持正不阿至欲載其家乘瑞異之徵先生力言于上前以爲不可取信天下來世緣是見惡而日歷之成亦不遷秩故哀此中有玉堂分職見孤忠之語

周學士敘常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爲正統遼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朝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尚書謚文懿成化中爲禮部遷吏部公力請老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公代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不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莊成化元年英廟實錄成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時爲纂修官謂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豈可信功過皆從實

書之十三年眘修宋元綱目成濬自出己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
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
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功世教
王一夔字大韶莆建人天順庚辰狀元及第歷官工部尚書英宗皇帝
以宋元二史予奪訖無定論特命內閣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諸子
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
公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爲泰定帝爲世祖長孫宜承
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
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
以正前史之謬君子韙之
吳希賢字汝賢□□人天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侍讀學士爲檢
討時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囑希賢致美詞於其父
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耶
張文毅公治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雖博極羣書以文

學爲下科雅不嗜尙間著於文若諸[illegible]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
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幷條例
蕪雜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
地軍士牧屯監政苑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雷公禮夜分商搉欲以
事始爲綱後之舉廢爲目昭聖制于上附臣見于下明載其節略以備
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旣汰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
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辨歲供考虛實之類毅然以身肩之竟阨
格不果

何司寇喬新爲刑部主事時修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爲
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
而飾以文視諸司惟謄吏牘者大不侔矣

顧文僖公淸嘗修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公芳與彭文思公華
隙欲誣其附以得進貽公以風聞書公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
聞焦不能奪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旣久章疏雜沓時逆瑾熏熾僉

畏觸其黨莫敢涉筆公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詭而欲節略者公不爲
動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十八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及第第二授翰林編修歷諭德詹事嘉靖初修武宗實錄玘因上言曰昔者武帝卽位纂修孝宗實錄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毒流天下猶爲未足又肆其不逞之心將以欺乎後世其餘敘傳卽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卽夙所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于矯誣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謄寫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見伏望將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重爲校勘出于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疏上士論愜然官至吏部左侍郎以憂歸爲胡明善汪鋐誣劾遂不復出

武宗末年逆瑾旣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庵之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國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俱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史律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令勿

改

陳恭介公好讀秦漢語常有志全史孫公鑛曰司馬光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耳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期未必卽以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